

李清川 著

中国知名

大学校长 访谈录

ZHONGGUOZHIMING
DAXUEXIAOZHANG
FANGTANLU

面向世界一流大学
首次众多中国知名大学校长坦诚对话

教研就业的独特优势
有声有色的人生经历
喜中有忧的现实不足

中国文联出版社

李清川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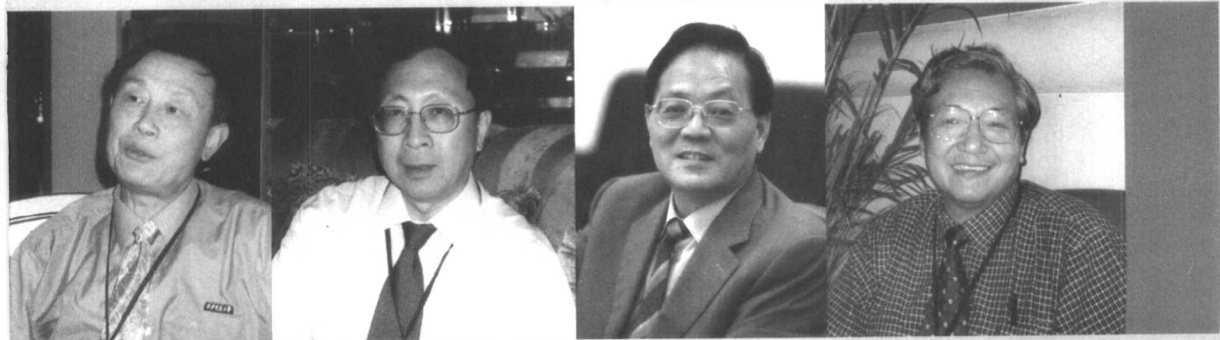
中国知名

ZHONGGUOZHIMING
DAXUEXIAOZHANG
FANGTANLU

中国文联出版社

大学 校长

访谈录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 / 李清川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5.1

ISBN 7-5059-4861-X

I. 中… II. 李… III. 高等学校—校长—访问记—中国

IV.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8800 号

书 名	中国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
作 者	李清川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珊利
责任校对	唐平玉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市彩桥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384 千字
印 张	22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861-X/I · 3815
定 价	29.8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序) 大学校长：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

杨东平

最近几年，中国大学一个持续的热点是百年校庆。以1995年天津大学（前身为北洋大学）、1996年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为南洋公学）和1998年北京大学的百年大庆为发端，这一庆典至今仍未停息。围绕这一“激荡的百年史”，大学的理想、大学的使命和责任这样沉甸甸的话题也成为社会和舆论普遍关注的热点。2002年夏天，众多世界著名大学的校长汇集北京，围绕这一主题开设的大学校长论坛，成为这本书的缘起。

世纪之交，中国的大学面临与一个世纪前庶几相似的发展境遇，肩负除旧布新、继往开来的重大使命。当下中国大学改革的二维坐标，在横的方向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极大地满足民族的学习需求；在纵的方向，是提升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这样一场整体性的演进中，大学教育的方方面面都被提到改革和创新的议事日程详加考量；但也有明显的缺失——对大学校长这样一个关系大学命运的特殊群体，我们似乎缺乏特别的思考。这正是本书所特别关注和着力探求的。

一旦接触“大学校长”的词语，众多的身影交映生辉，是一组民族文化精英的群像。中国早期大学的校长，多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师。在蔡元培治下，北京大学昭示了“大学之大”的内涵，成为中国大学由近代向现代转变的辉煌起点。至今仍在流传的关于“大学之道”、“大楼和大师”的名言，显露的是任清华大学校长达十七年之久的梅贻琦的风采。还有张伯苓，他说：“吾人为新南开所抱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此外，还有许许多多。需要认识的是，中国现代大学的生长是一个普遍的过程，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传统大学逐渐完成了由旧



入新的转换，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等不同类型大学的实践，旧学或留学生出身等不同背景的大学校长的追求，都拓展、延伸着中国现代大学之路。每一所大学都与教育家的名字相连，如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与北京大学，梅贻琦、潘光旦与清华大学，张伯苓与南开大学，唐文治与交通大学，竺可桢与浙江大学，郭秉文与东南大学，王星拱、周鲠生与武汉大学，马相伯、李登辉与复旦大学，邹鲁、许崇清与中山大学，萨本栋与厦门大学，熊庆来与云南大学，罗家伦、吴有训与中央大学，胡庶华与湖南大学，郑洪年、何炳松与暨南大学，陈时与中华大学，陈垣与辅仁大学，钟荣光与岭南大学，刘湛恩与沪江大学，陆志韦与燕京大学，吴贻芳与金陵女子大学等等。这些大师成为现代大学的人格化象征。

大学校长的“谱系”是一个饶有兴致的话题。新中国建立之后，大学校长主要由两个不同群体构成，一是前辈教育家和学者，如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南京师范学院院长陈鹤琴、南京大学校长潘菽、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孟宪承、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熊佛西、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潘天寿、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吴作人、上海师范学院院长廖世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郭沫若等等。另外一批是党的高级干部，大多是党内的大知识分子和学者，如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吉林大学校长匡亚明，山东大学校长成仿吾，复旦大学校长杨西光，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陈康白、李昌，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安波、马可，以及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北京大学校长陆平等；还有一些是政工干部，如北京工业学院院长魏思文等。无论知识分子干部还是工农干部，在当时极左路线的逆境之中，他们大都体现了自身的良知，努力依靠和保护知识分子，尽量减少“左”的干扰，为维持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竭尽心力，并在“文革”期间备受迫害。他们在师生中享有良好的声誉，在大学校园留下许多佳话，成为特殊年代一段沉重而温馨的传奇。

1978年之后，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和拨乱反正，“大师办学”的传统得以接续，如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吉林大学校长唐敖庆，复旦大学校

长苏步青、谢希德，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大连工学院院长钱令希等等。然而，时移代易，大师的身影渐行渐远，至今仍活跃在这一岗位上的前辈大师，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可谓硕果仅存。值得注意的是在 80 年代的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中，涌现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如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上海交通大学的邓旭初、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等。他们为改变计划经济和苏联模式下形成的陈旧、僵硬的教育模式，进行了勇敢和富有成效的探索，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从党政干部办学到教育家办学，是一种实质性的历史进步。

世纪之交，校长的接力棒传到了当前更为年轻的一代。新一代大学校长的胸襟、抱负、视野和理念，决定着中国大学未来的发展。对新一代的大学校长群体，也许我们尚缺乏整体性的把握，本书的采访为我们勾勒了一个大致的轮廓。他们大多出生于 40 年代，在“文革”前或“文革”期间大学毕业，80 年代后取得博士、硕士学位并在西方国家留过学。他们基本是学理工科的，以江浙一带的南方人为主。此外，他们大多具有长期在工厂、农村工作的底层经历，这或许是他们与西方大学校长和前辈学者最不同之处。这赋予了他们一种共性：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事业心，勇于进取、朴实无华、踏实务实的品质和气质。就治校而言，他们关注的是赶超一流大学、重点学科建设、形成办学特色、培养创造型人才等等。他们的不同个性，或深沉或挥洒，或智慧或诙谐，皆跃然纸上。

对新一代的大学校长，也许人们的期待比评价更多。这不仅因为他们更为年轻（最年轻的山东大学校长展涛为 37 岁），而且因为他们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时期。现行的大学教育不仅面临科技革命、知识经济、网络技术、视听文化、大众文化等的强烈挑战，处于一个文化范式更新转变的时代；也面临市场经济、人口激增、资源危机、劳动就业、腐败风气等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压力和冲撞。高等教育滞后于社会发展的严峻现实，急于赶超的高远目标，以及人们对当下教育的种种批评和抱怨，转化为对大学校长“超人”般的高标准：既要是学问家、教育家，又要是政治家，还要是公关专家和理财专家。这一理想恐怕是大大高于西方大学或以往中国大学对校长的要求的。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距，表现在校长群



体上的外在特征之一，是其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不久前，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与耶鲁大学校长助理莱温对话时说道：“目前中国的大学校长，包括一些政府官员，多数是学理工科的，因为他们大多出自一些大型企业。而欧美大学的校长多是学文科的，像经济、法律、哲学等等。我希望有一天，北大的校长也是学文科的。”我想，这一落差同时也表现为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大学校长的遴选制度也还没有被提到必要的议事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所规定的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没有落实。

因而，在这样一个文化转型和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定时期，中国大学校长的责任和使命极其艰巨复杂，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这是一部正在书写和有待创造的历史，当然，这种书写和创造的主体，绝不仅仅是大学校长。

目 录

1 / (序) 大学校长：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 杨东平

- 2 / 未名之忧——访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
- 9 / 大同爱跻——访中科院院士、原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
- 16 / 天赐饥渴——访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
- 27 / 独步东南——访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
- 35 / 意外人生——访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谢绳武
- 44 / 整合之力——访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
- 52 / 累积是福——访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
- 59 / 西迁精神——访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徐通模
- 69 / 曾经迷茫——访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
- 78 / 表率之道——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
- 86 / 世范以求——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
- 96 / 日月昭昭——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
- 103 / 菜根之肴——访中科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李未
- 111 / 双轨人生——访北京交通大学校长谈振辉
- 119 / 取舍之间——访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陈乃芳
- 127 / 民生多艰——访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
- 136 / 别样丹青——访北京林业大学校长朱金兆
- 144 / 话剧人生——访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吴淦国
- 154 / 咏叹忠诚——访原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柯敬



- 163/启示幸福——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陈准民
174/悬壶济世——访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郑守曾
184/于无声处——访原同济大学校长吴启迪
191/经世济国——访上海财经大学校长谈敏
199/过客匆匆——访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
209/穷理振工——访天津大学校长单平
219/岭南一派——访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
232/珞珈求异——访原武汉大学校长侯杰昌
240/树木为师——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樊明武
249/简繁之驭——访兰州大学校长李发伸
257/蜀地三国——访原四川大学校长卢铁城
268/月出长廊——访原厦门大学校长陈传鸿
277/敬畏海洋——访原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海洋大学校长管华诗
285/合和争先——访原吉林大学校长刘中树
295/南人北望——访中科院院士、大连理工大学校长程耿东
302/古今有道——访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
313/大音希声——访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炤
323/星若恒久——访原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王永德
333/瑟瑟相和——访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刘继南

339/ 后 记 李清川



在北大读书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许智宏曾捞过未名湖的水草吃，那种原本喂鸭子的草被他和同学们称做“龙须菜”……

摄影/李清川

许智宏

1942 年生于江苏无锡，1965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1969 年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留所工作，1979 年在英国约翰依奈斯研究所应用遗传学系任访问学者，1980 年在英国诺丁汉大学生物学系任访问学者。

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兼植物分子遗传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北京大学校长，国际植物组织培养和生物工程协会主席、中国细胞生物学会理事长、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

1995 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7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未名之忧

——访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

中学时参加北大组织的冬令营，夜游燕园，一位学长乐道于“一塔湖图”的典故，又送了我一枚校徽，勉励我志向北大。它虽未激发我刻苦攻读，却成了我校徽收藏的开始。

这枚北大校徽是鲁迅先生设计的——篆体“北大”二字上下排列，形成了两个侧立人像和一个正立人行。虽手足朝下，却负势竞上。许智宏说，这是对每一个北大人的要求：学问为人，当沉稳扎实，眼光品格，当朝气蓬勃；要压得起担子，肩得起责任，要放得开手脚，闯得出天地。

说这话时，我注意到，许智宏蓝格衬衫上系着的正是一条校徽构图的深红领带。

四十多年前，许智宏正是青年，也曾有过夜游燕园的经历。这时的记忆多是不灭的：

困难时期，他和同学捞过未名湖的水草吃，那种喂鸭子的水草被他们戏称做“龙须菜”。“以苦为乐”的日子一驻数年，毕业时，几乎所有的男同学都找不出一条没打过补丁的裤子。尽管如此，许智宏对那段艰苦日子仍抱有感激。他说，在许多时候，受苦也是一种投资，成熟、智慧和坚强则是它的收益。

同样收益的，还有对追求的执著：“文革”中，许智宏被下放到军垦农场劳动锻炼，在外文和专业书籍都被划入“禁书”目录的那段日子，英文版的语录和“毛选”则躲过了严格审查，成了他研习英语的教材。

几十年后，当许智宏以第三十任校长的身份再次走进燕园时，这段记忆鲜活了。

谈到他深爱的北大发展时，许智宏说，北大迈进“世界一流”的路不只是几步。谈及他眼中的青年时，许智宏说，青年人不仅要有质疑态度，更要学习尊重人。在我眼中，他是位在乎生活的先生。研究植物学，也爱逛菜场；喜欢翻闲书，更酷爱爬山。我也一直觉得，接受我的采访，是源于许智宏长久以来对青年的关爱。

回望北大，总会想起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北大精神，这其中，有多少保

留到现今，又有多少已荡然无存？过来人，将进者，都该面对。

李清川：您曾经讲过，如何建立和发展新学科、改造传统老学科、建立有利于发挥师生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学科管理机制，是北大正在思考的重要问题。那是否意味着，学科管理机制的滞后是北大与哈佛、耶鲁等世界名校的比较中差距最大的呢？

许智宏：和哈佛、耶鲁等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相比，北大有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北大世界一流水平的学科、学科群和学术成果比较少，教师中有世界影响的一流学者人数不多，还体现在我们是否能培养出一批能够应对未来挑战、对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产生重要影响且具有国际视野的一流学生。应当说，目前北大培养、吸引和汇聚优秀拔尖人才的机制有待完善。

北大历史上曾有过一批国际知名的学术大师，这几年，我们陆续引进一批人才，包括“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特聘教授，这些引进的人才不少都很优秀，也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他们要确立国际学术地位还需要时间。所以说，北大还缺少一批国际上认可的学术大师和有世界影响的学科带头人。此外，北大目前的管理水平还不能适应改革和发展的要求，教学管理薄弱环节较多，科研上组织协调不够，小而散的现象仍存在。尽管国家投入已有较大幅度增加，但由于多年的“欠账”，经费仍不能满足学校发展的需要。

尽管如此，北大在国家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认真工作，通过学科调整，使今天的北大已成为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与工程科学以及医学等几大门类的更为综合性的大学，一批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已经或正在成长起来，如信息科学和技术、环境科学和技术、纳米科技、生物信息学、生物医学工程等，这为学校的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李清川：在谈到中国高校发展的内在矛盾时，很多校长都讲到了部分教师重科研而轻教学的现象，这样的矛盾在北大表现突出吗？

许智宏：在一部分教师身上还存在。按照过去的评价体系，作为教师，通常必须要考虑每年能够发表多少论文，出多少成果，否则评定教授的硬指标不够。这就难免影响到教师授课的精力和水平。事实上，作为教师的评价体系，必须同时以承担教学任务为指标，在美国，要做教授就必须教课。

前几年，北大部分院系对教学工作不同程度上有所忽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导向上的偏差，导致部分理科教师重科研轻教学，部分社会科学教师受经济利益驱动精力外流，影响了教学水准。因此，我们强调北大教授必须是科学研究和课堂教学兼顾的两栖型专家，并对年轻教师是否掌握现



代教育技术进行考查。我们鼓励名师大家给本科生上课，也利用各种方式发挥老教师的传帮带作用。通过努力，现在不少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已有明显提高，上课也很生动，有不少课走廊上都站满了学生。

李清川：北大“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传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又随着北大人走出学校而走向社会，几乎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命运。今天的北大，又该如何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

许智宏：继承和发扬“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这一传统的关键是要营造一个宽松的促进教学科研的学术环境，北大只有为社会发展不断提出新思想，为科技和经济发展不断提供新技术、新成果，才能不断得到国家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李清川：北大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有着独特的优势，在重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同时，会不会弱化这种优势？

许智宏：北京大学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人文社会科学功不可没。因此，北大在重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同时，决不会忽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教学科研工作。除了在资源分配上要加强人文社科的支持外，更重要的是要注意人文社科的特点。也要鼓励人文社科的教师和研究人员注意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加强综合研究，不断产生重大的思想文化成果，成为国家重要的思想库。

李清川：在和几位大学校长聊天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几乎所有的校长在谈到学校发展时几乎都要提到北大，在这样的注视下，北大是不是也需要一种更平和的心态？

许智宏：这是肯定的，同时这也是所有的高校都应当具备的心态。对于今天的中国高校，很重要的事情是，每一所大学都要了解自己应该在什么位置，这样才能够找到自己的奋斗目标。每所学校的基础和历史背景都不同，奋斗目标也应该有所不同。现在中国高等教育有件令人担忧的事情：大学在趋同，每所大学都要发展成综合性大学，每所大学都在不断申请博士点、硕士点，这样的结果就是没什么特点了。美国的高等教育是由几个不同层次的院校组成的，很多大学并不能培养研究生，但它们很有特色。

李清川：我知道，北大要求文科学生必须选修4个学分的理科课程，理科学生必须选修4个学分的文科课程。

许智宏：是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与工程科学之间的相互交叉与渗透既符合科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同时也是人才全面发展的客

观要求。根据这种特点，北京大学的课程改革与建设将文科、理科、医科结合起来考虑，努力促进文科、理科和医科之间的交流。我们要求文科学生必须选修4个学分的理科课程，理科学生必须选修4个学分的文科课程，所有学生都必须选修至少2个学分的艺术类课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实行文理科交叉与融通，加强全校公共选修课的建设与管理，开辟第二课堂学术讲座，打破不同学科的界限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医学部的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的学制改为八年制后，头两年将在北大本部进行基础课程的学习，旨在加强医科学生的文理科基础。

李清川：您对大学兴办产业怎样评价？

许智宏：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人、科研和社会服务。为社会服务是多方面的，并不仅仅是去兴办产业。目前我国国家经济仍然处于体制过渡和结构调整阶段，很多大学兴办的产业都不规范，管理上存在不少问题，对学校整体发展的促进作用有限。其实北大并不能从所兴办的产业那里拿到多少钱，我觉得办产业不是大学谋求发展的基本方向和长久之计。

李清川：作为校长，您喜欢什么样的学生？

许智宏：中国的学生普遍比较听话，老师也会比较喜欢。我喜欢的学生是那种善于思考，能够对老师的观点提出质疑，挑战传统观念的，这样有利于创新能力的培养。我们应该鼓励学生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敢于怀疑老师的权威。理性的思考能力以及实践能力，对于一个人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教育体制和欧美相比较，还有很大差距。

李清川：北大学生这个特点应该很鲜明。“我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就是从北大传出来的。

许智宏：今天还很明显，“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是北大的传统，造就了北大学子的敏锐、活跃与独立思考，北大的学生历来也是以尖锐的批评而闻名。有外国总统、校长来访时，学生们提的问题都很厉害，他们的是思考了很多问题。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种永不满足永远探索的精神。这一点也使我增强信心，北大可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李清川：在学生时代，您觉得自己是这个意义上的好学生吗？

许智宏：在学生时代，我是个比较调皮的学生，但我很喜欢和老师讨论问题。

李清川：当您回顾自己的经历时，您觉得您所做出的一切得益于什么？

许智宏：我在北大读书时条件很艰苦，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曾捞过未名湖的水草吃，那是一种喂鸭子的水草，我们管那叫“龙须菜”。我



大学毕业时，很多男同学没有一条裤子是完整的，都打过补丁。我要感谢那段艰苦的日子带给我的精神财富。在很多时候，受苦也是一种投资，成熟、智慧和坚强则是它的收益。

此外，无论科学家还是大学教授，对于一件事情的执著追求非常重要。在“文革”那样的环境下是很容易放弃追求的，也有人意识到，总有一天，科学会受重视，我们应寻找一切机会作好准备。我记得“文革”期间我们当时的一批研究生去军垦农场劳动锻炼，规定是不能带外文和专业书的，但我们带了英文版的语录和“毛选”，一年半的时间一直在看，总不能反对吧，就这样使我们不少人没有忘记英语。

作为一个学者来讲，勤奋也很重要。科学家的成功没什么可以评判的道理，科学的成功往往在一瞬间，科学家的成功一辈子都在苦苦地追求，物质上在基本前提下，实际上都建立在很艰辛的追求上。

李清川：这是心灵愉悦的主要来源。

许智宏：是的。

李清川：您怎么评价今天的青年？

许智宏：现在的学生，生活条件比我们那个时候优越得多，没吃过苦的人，在应付挫折和面对压力时，往往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对于希望从事科学研究的青年人来说，应有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因为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绝无平坦可言，每个人都应具有心理上的承受力。

现在的学生某些方面又表现出能力很强，比如外语水平和使用网络的本领，但他们的知识结构也有偏差，不全面，这是我们过去的教育观念和教育体制造成的。我们应当从小就培养孩子们广泛的兴趣和对生活、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对未来的向往。我们的大学教育则立足于培养通才而不是专才，如果一开始就把面弄得很窄的话，将来的发展余地就会很小。现在是一个多学科兼容的时代，仅掌握单学科甚至一个学科中的某个侧面的知识，是无法取得真正的突破和开创性的成果的，也很难适应今天不断变化的社会发展的需求。

今天的青年还应当多接触社会，了解社会，要让他们知道，中国的问题还很多，不少地区特别是西部还很穷。他们是中国希望，如果对社会没有深刻的了解，没有责任心的话，中国的未来我很担忧。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很多科学研究工作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它需要与人合作共同完成。不管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需要学会尊重人，学会怎样与别人合作，要学会在群体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也发挥别人的作用。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始创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1912年改为现名。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使北京大学思想解放，学术繁荣。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也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发祥地。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以及鲁迅、胡适等一批杰出人才都曾在北京大学任职或任教。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初，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返回故园，于1946年10月正式复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高校于1952年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成为一所以文理基础教学和研究为主的综合性大学。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大学进入了发展和建设的新时期，并成为国家“211工程”和“985计划”重点建设的两所大学之一。

2000年4月3日，北京大学与原北京医科大学合并，组建了新的北京大学。原北京医科大学的前身是国立北京医学专科学校，创建于1912年10月26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校一度名为北平大学医学院，并于1946年7月并入北京大学。1952年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北京大学医学院脱离北京大学，独立为北京医学院。1985年成为国家首批“211工程”重点支持的医科大学。

学校有教职工16073人，29617名各类在校学生。现有199个博士点、221个硕士点、100个本科专业，以及覆盖139个专业的35个博士后流动站。北京大学拥有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中科院院士及国家重点学科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数量均居全国高校之首。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大学的校友和教师有近400位两院院士。





王大中读书时的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惟一愿望就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于是，如一颗生命力很强的种子，无论撒在天南还是地北，清华人都能生根、开花、结果。

摄影/李清川

王大中

1935 年出生。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 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2003 年 4 月，由于年龄原因辞去校长一职，担任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

1958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核反应堆专业。1982 年在联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获自然科学博士学位。曾任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国家“863 高科技计划”能源领域首届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

60 年代参加我国自建屏蔽实验反应堆的设计、建造和运行。70 年代中期以来，主持领导高温气冷堆的研究开发工作，提出一种模块式高温气冷堆的新概念。80 年代，开创了核供热堆的新研究领域，主持设计、建造，并于 1989 年起成功地运行了世界上第一座 5 兆瓦壳式低温核供热堆。并研究与发展了核供热堆综合利用技术，包括核能制冷、热电联供、核能海水淡化等。

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发明二等奖及专利金奖、香港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多项奖。王大中教授还荣获香港大学、香港浸礼会大学和澳门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